

林语堂英文小说*Moment in Peking*在中国的译介与接受

张秀燕

(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 福建泉州 362000)

摘要: 林语堂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Moment in Peking*于1939年在美国出版,并大获成功。小说后被翻译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等,在中国也很快出现多种汉译本。本文旨在梳理该小说在中国的译介及读者的接受情况,并提出有必要对现有译本进行重新修订甚至重新翻译该小说乃至林语堂的其他英文著作。

关键词: 《京华烟云》; 译介; 接受; 重译

[中图分类号] H0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3-6539 (2014) 04-0056-05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ment in Peking* in China

Zhang Xiu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Quanzhou Normal University, Quanzhou 362000, China)

Abstract: In 1939, Lin Yutang published his first English novel *Moment in Peking* in America. The novel was popular among English readers and was soon translated into Spanish, Italian, German, Japanese, Chinese and other languages. This paper aims to study the translation and reception of *Moment in Peking* in China. It is proposed that the Chinese version of the novel should be revised or even retranslated.

Key words: *Moment in Peking*; translation; reception; retranslate

一、引言

在中国文学史上,林语堂是一位特别的作家。说他特别,原因在于他的“异语创作”,即使用非母语(英语)进行创作,而创作内容又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从1935年在美国出版第一本英文著作*My Country and My People*(《吾国吾民》)并一炮而红,到此后的30余年间,林语堂移居海外并潜心于英文创作,先后出版了三四十部英文著作。其中多部作品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并被翻译为多种文字在不同国家出版。在这些作品中,*Moment in Peking*(《京华烟云》)是林语堂创作的第一部英文长篇小说,也是林语堂自己最满意的作品之一,曾为他获得

诺贝尔文学奖提名。这部小说是林语堂继《吾国吾民》与《生活的艺术》(*The Importance of Living*)之后的又一力作,在美国及世界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在国际文坛上,林语堂是一位知名度极高的作家,曾被美国文化界列为“20世纪智慧人物之一”(施建伟,1991:前言)。然而与此形成强烈对照的是,在林语堂的祖国中国,当时人们对林语堂的看法却褒贬不一,直至今日还是如此,林语堂一直被“误解、误读和误译”(杨柳、张柏然,2004:43)。由于种种原因,在中国大陆,林语堂研究曾经是一个“禁区”。直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才恢复林语堂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开展对林语堂的研究,如从文学的、美学的、宗教的、文化的、翻译的等角度开展或宏观

[收稿日期] 2013-08-03

[作者简介] 张秀燕(1980~),女,福建泉州人,硕士,泉州师范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或微观的研究。而其中“最薄弱、最被人忽视的领域是翻译”（杨柳、张柏然，2004：43），尤其是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这一课题，似乎从未引起学者们的关注。本文旨在以《京华烟云》为例，梳理林语堂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及接受情况，试图为该领域研究的缺乏填补一些空白。

二、《京华烟云》的出版及其在海外产生的影响

林语堂一直很欣赏中国古典小说《红楼梦》，1938年他本想翻译《红楼梦》，后来“再三思虑而感此非其时也，且《红楼梦》与现代中国距离太远，所以决定写一部小说”（郁飞，1991：798）。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林语堂希望能通过小说“纪念全国在前线为国牺牲之勇男儿”，同时向西方读者宣传中国文化，让他们了解中国抗日战争的真实情况，从而引起读者对中国抗战的同情。于是，1938年3月，他开始准备创作长篇小说《京华烟云》，经过5个月的构思才开始动笔，一年后完稿。小说叙述了北京3个大家庭姚家、曾家、牛家从1901年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30多年间的悲欢离合和恩恩怨怨，其中穿插了一些历史事件，从侧面反映出现代中国社会历史的风云变幻（林语堂，1999：出版说明）。在写作过程中，他把写好的稿件分批寄给赛珍珠夫妇阅读。至小说完稿时，他打电报把文稿杀青的消息告诉赛珍珠夫妇。他们复电称，“You have wrought greater than you know”。（“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创作是多么伟大。”）1939年底，该小说由赛珍珠夫妇经营的纽约约翰·黛公司（The John Day Company）出版。很快，这部小说又被“每月读书会”（Book-of-the-Month Club）选中（编者注：此前《生活的艺术》于1937年被“每月读书会”选中），成为12月特别推销的书，短短半年时间内就卖出5万册。读者与评论家都对该小说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时代周刊》的书评说，“《京华烟云》很可能是现代中国小说之经典之作”（林太乙，1994：164）。林语堂的女儿林如斯在《关于〈瞬息京华〉》一文中谈道：“《瞬息京华》在实际上的贡献，是介绍中国社会于西洋。……此

书介绍中国社会，可算是非常成功，宣传力量很大”（林如斯，1991：796~797）。

当年的读者对该书的评价现在已经很难找到。然而直至今日，在美国的图书市场上还能购买到*Moment in Peking*一书。在全球最大的网上书店亚马逊美国网站上（www.amazon.com）搜索*Moment in Peking*，显示有185个结果。从中我们可以看到，目前在美国亚马逊销售的主要有几个版本：一是该书的第一版，1939年由约翰·黛公司出版，这本老书还在网上售卖，价格当然已经远远超过1939出版时所定制的价格；网站对该书的描述是“A tale of rich Chinese families living in ‘interesting times’. Written by Lin Yutang, who played a major role in representing Chinese culture to the western reader in the 20th century.”，这一描述充分肯定了林语堂在向西方读者介绍中国文化上所做出的贡献。另外有1942年由Sun Dial Press（纽约日晷出版社）出版的版本；2005年由新加坡CULTURED LOTUS出版的版本，还有几种由中国出版社出版的版本，如1999年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的英文本，另外还有几个中文版本。

再看读者对该书的评价（customer reviews），以1939年版为例，该书有19条评价。主要的评价有“I found *Moment in Peking* a fascinating read. At times, though, it did feel a little long. Nevertheless, I heartily recommend *Moment in Peking* to any avid readers of Chinese literature-or anyone at all, for that matter.”，“Truely a classic...I really can't recommend it enough! Wonderful book!”，“A good story, well told with exceptionally solid characterisations.”，“a good historical family story”，“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books I've ever read”，“The work impressed me enough to cause me to search everywhere to find everything else he ever published in English.”，“Great book on understanding Chinese culture and Philosophy”，“If you want to understand Chinese culture and family traditions, this is definitely an excellent book.”，“Oriental equivalent of Tolstoy's 'War and Peace'”。这些都是来自读者的评论，尽管有些较主观，且不乏

过溢之词,但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读者对这部小说的喜爱,尤其喜爱它对中国文化的介绍。

三、《京华烟云》在中国的译介及接受

《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后,很快在加拿大、英国等国家出版,又被翻译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德语、日语等。仅在日本,1940年就出版了3种日译本。但是,由于小说中有明显的抗日救亡意识,所以这些日译本不仅都经过了删削,甚至还歪曲了作者的原意(施建伟,1992:55)。在国内,也很快出现了《京华烟云》的各种译本。

《京华烟云》在美国出版之前,林语堂曾写信给好友郁达夫,恳请郁达夫帮他把小说翻译成中文,郁达夫答应了。林语堂费了很大工夫,将原著所引用的出处、人名地名以及中国成语,注解得详详细细,前后分成两册寄去新加坡(林太乙,1994:164~165)。郁达夫虽然答应翻译《京华烟云》,但是当时因为一方面与妻子王映霞离婚的事,弄得心力憔悴,无心翻译;另一方面,郁达夫当时忙于抗日救亡宣传活动及写作政论文,无暇翻译。翻译《京华烟云》的事迟迟没有动手,直到1941年,郁达夫才着手翻译并在《华侨周报》上连载。这部分译文是林语堂与郁达夫两人合作的成果,可惜《华侨周报》不久便停办了,《京华烟云》的翻译工作也就此停止。由于这份刊物“抗日面貌鲜明,公家的收藏被毁,私人手中更不敢保存”(郁飞,1991:778),郁达夫翻译的这部分译文也就再也无从寻找,成为一个遗憾。林语堂寄给他的两册注解也不见了踪影,否则还能后来的译者提供巨大的帮助。

而与此同时,国内相继出现了多个译本,其中多为节译本或译述本,主要有1940年由中英出版社出版、加中文注释的英文版《瞬息京华》,编著者为顾宗沂;白林译述的《瞬息京华》;越裔节述的《瞬息京华》(上、中、下);1940年至1941年由上海春秋社刊行的《京华烟云》上中下3册,为郑陀、应元杰合译;1941年上海三通书局出版的《林语堂代表作》(第二版),收录了该小说,但未注明译者;汎思翻译的《瞬息

京华》,刊载于《华侨评论》;由启智书店刊行的《京华烟云》,编选人为玉开萍;国风书店出版,王桐文翻译的《京华烟云》,分上中下3册;1942年由欧风社刊行的《瞬息京华》,译述者为沈沉;1946年上海苦干出版社出版《瞬息京华》,译者不详;1948年由光明书局出版,郑陀、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张蕾,2012:94)。在这些译本中,郑陀与应元杰合译的《京华烟云》是当时国内出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全译本。林语堂自己也看过这个译本,于1941年在《宇宙风》上发表的题为《谈郑译〈瞬息京华〉》一文中对该版本如此评价:“前郑译《吾国吾民》,文笔尚雅洁,无通行现代文毛病。《京华烟云》却不然,瑕瑜共见;几段译笔,可以对付,几段便使作者头痛了。”(郁飞,1991:790)他还说:“大体上,此书译笔,以现行译品衡量之,还不能算是最坏,其中佶偻聱牙的句子,恐怕读者看惯了,还以为现代文本该这样写法。”(郁飞,1991:791)可见,林语堂对该译本并不满意,尤其不满其中欧化的语言,在文中他详细例举了一些措辞不当之处。这个译本后来在港台多次重印,有一定的影响。2010年台湾文听阁图书有限公司还再次出版了这一译本。但在大陆,这个译本没有再版。今天的大陆读者没有机会读到这个版本,甚至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个译本的存在。

而对于其他众多的节译本,林语堂认为都损害了原著,不予承认(万平近,1998:207)。短短几年间出现了众多译本,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该小说在当时国内文坛产生的巨大影响。然而由于时间久远,这些节译本或译述本现在已难觅其踪,有一些译本在一些贩售旧书的书店或网上书店仍可高价购买到。

20世纪四五十年代后,林语堂的作品及相关研究在中国大陆处于沉寂状态。而在台湾,从60年代以来一直有出版社出版这部小说。1963年,台湾文光图书公司发行《京华烟云》,后又多次再版。1977年,对于《京华烟云》可以说是转折性的一年。这一年台湾大学教授张振玉翻译了《京华烟云》,成为*Moment in Peking*的第二个中文全译本,并于同年由台湾远景出版社及德华出版社分别出版。从此以后,在台湾、香港

及大陆地区出版的《京华烟云》基本上都是张振玉教授翻译的版本,如1982年台湾大汉出版社,1983年台湾雷鼓出版社所出版的均为该版本。而大陆地区从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一直没有林语堂的作品出版,直到1987年,时代文艺出版社根据张振玉的译本,做了一些修订,出版了大陆版的《京华烟云》,使得这部作品得以重新出现在国内读者的视线中。自此,张振玉的《京华烟云》成了通行的译本(张蕾,2012:97)。该译本后来几经修订,近二三十年来,国内多家出版社出版过该译本,如上海书店、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作家出版社、内蒙古出版社、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现代教育出版社、时代文艺出版社、群言出版社、万卷出版公司等。多年来,出版社不断出版该书,反映出读者对《京华烟云》的喜爱。张振玉译本也成为流传最广的一个译本,深入人心,很多读者甚至不知道自己读到的《京华烟云》是译作,还以为是原著。不仅普通读者有这一误解,一些学者也不清楚原著与译作的关系。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是,张振玉在翻译《京华烟云》时,给每个章节添加了标题,于是常有学者在论文中说《京华烟云》是林语堂所著的章回体小说。而事实并非如此,林语堂创作的*Moment in Peking*并没有运用章回体这种形式。翻开该小说英文原著,目录页的内容是Book I THE DAUGHTERS OF A TAOIST, Book II TRAGEDY IN THE GARDEN, Book III THE SONG OF AUTUMN。再看正文,每个Book下又有Chapters,但是没有标题,与一般的英文小说结构相同。由上可见,林语堂创作的这部小说是西方读者乐于接受的结构,而没有采用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体形式。

小说的第三个中文全译本是由郁达夫的儿子郁飞翻译的《瞬息京华》。当年郁达夫没有完成的工作,50年后由他的儿子郁飞在1991年完成,替父亲还清了这笔“文债”。郁飞将小说名称改译为《瞬息京华》,是根据林语堂与郁达夫书信中提到的“书名*Moment in Peking*似可译为《瞬息京华》”。因此郁飞在译者后记中说“宁可冒影响销路之险也要把书名恢复为林先生自己定下的《瞬息京华》”(郁飞,1991:780)。该译本1991年由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1994年再

版,后来便没有再版。可见,这个译本流传不广,更多的读者已经接受了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学界对该译本偶有评论,张蕾认为“郁飞的《瞬息京华》力求还小说以本来之面目。这种翻译原则在最大程度上淡化了译者的主体性,尽最大可能把小说原貌展现给读者。郁飞的译文当然比郑陀、应元杰的合译要好,至少不存在语句、词意不通的地方”(张蕾,2012:97)。另外,还有评论认为其“忠实原著,符合北京口语标准,基本接近林氏原意”。可惜,他的译本流传并不广,失去了给更多读者评鉴的机会(蒲荔子,2006)。

四、张振玉译本评述

作为*Moment in Peking*的通行译本,《京华烟云》拥有众多读者,深受大陆及港台读者喜爱。在国内主要的购书网站当当网,搜索《京华烟云》,显示的前三条结果都有超过3000名读者的评价,而且大部分读者给出的是正面评价,99%以上的读者表示推荐该小说,该小说在当当小说榜排名第132位,这样的数字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该小说拥有一个不小的阅读群体。学术界对张振玉版《京华烟云》也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张振玉的译文能显示出译者的自主性,但并非无视原著,而是在充分领会原著精神的基础上,努力发挥译文自身的优势,翻译符合林语堂对译者提出的要求。可以说,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是“清顺自然”的,符合林语堂对译文语言的要求(张蕾,2012:97)。王宏印教授对张振玉翻译的《京华烟云》评价颇高,他认为张振玉对献词的翻译所采用的策略是“站在全书主旨的高度上进行的高屋建瓴的创造性翻译,是对主题的深刻体现和抗日情绪的适度张扬”,并且“实现了由原作的英语读者向译作的中国读者的阅读视角的彻底转换,可谓匠心独运”(王宏印,2012:66)。

学界对该译本的正面的评价颇多,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虽然这个译本与其他译本相比质量较高,但是据笔者调查,该译本存在很多翻译错误,小到粗心大意的数字、人物的误译,如下一例:“姚大爷想,他们若雇得到骡子车向南

走,先到山东德州,大概八九十里地远,那就平安无事了。”该句的原文是“He thought that if they could get mule carts and go straight south to Tehchow, the first city in Shantung, **an eight-or-nine-day journey**, they would then be safe.”。不难发现,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误译。原文的“an eight-or-nine-day journey”应为“八九天的路程”,而张振玉译为“大概八九十里远”。而这样的错误不是一个两个,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大到整个句子的翻译错误,如:“就因为大多数女人的脚,无论在大小上,在角度上,都不中看。所以裹得一双秀气娇小的脚是惹人喜爱的。”原文是“A well-bound, well shaped pair of dainty feet was a delight because **most bound feet were not well bound with regard to proportion and angle.**”。译文所表达的意思是大多数女人的脚都不好看,所以要裹脚。而原文的意思是大多数女人脚裹得不好,所以裹得好的小脚看起来就赏心悦目。仅仅阅读前面十几个章节就能发现上百个翻译错误。对于这样一个广受读者欢迎的译本来说,这不得不说是个不小的遗憾(张秀燕,2010:56)。

这些错误基本是语言层面上的错误,所以要想修改并不难。可是这个问题却一直被忽视。究其原因,恐怕有三:一是,译者张振玉教授已辞世,没能对译作进行重新阅读并修正;二是,普通读者只阅读译作,没有接触原作,所以无从发现翻译错误;三是,林语堂研究者中大部分是非英语专业出身,因此他们的研究也是在译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没有关注原著。鉴于以上3个原因,这些翻译错误长期存在,以致影响了译作质量。

五、思考:重译林语堂

林语堂先生旅居海外的30年是他创作的主要时期,在这期间他用英语创作了约30部作品,其中很多在国外文坛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令林语堂遗憾的是国内读者无法直接阅读这些英文作品,所以,他很希望在国内有翻译质量高的汉译本。本文仅以《京华烟云》为例,从该例不难看出林语堂的英

文著作汉译本质量参差不齐。直到今天,林语堂的英文作品有一些还未见中文译本,而目前可见的中文译本很多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译作,时间久远,不适合当代读者的品味和审美,也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译。因此,我们很有必要重新审视林语堂的英文作品,并考虑重新翻译其中的一些作品。

这个问题一直没有引起学界的重视。虽然早在1996年,王兆胜就曾提出“林语堂30多年在美国大多作品是用英文写作的,将之译成中文是一项艰辛的工作,除了有些作品至今未见译本外,许多译本也还需要重新修订甚至重译。没有高质量的译本,要使林语堂研究达到较高水准那是不可能的”(王兆胜,1996:258)。2008年,吴慧坚再次谈到林语堂英文著作的汉译问题,呼吁“尽早组织开展高质量的重译工作,让林语堂‘对外讲中’的成就与不足得到充分的认识与研究”,以期引起学界对林语堂英文著作汉译研究的重视(吴慧坚,2008:198)。时至今日,该领域的研究还是几近空白。

离开大陆的几十年,是林语堂创作的高峰期,这段时间他所出版的作品几乎都是英文版本。这些作品在海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每一部作品,通常都有七八种版本(施建伟,1994:78)。林语堂在海外所产生的影响比国内更大,部分原因是大多数国内读者无法直接阅读英文原著,而汉译本的质量又有些不尽如人意,令读者无法真正感受到林语堂作品的精华。在人们对林语堂研究热情高涨的今天,不管是出版社,还是林语堂研究者都应该多考虑如何把林语堂研究做得更好,如何让读者读到真正原汁原味的林语堂。

六、结语

《京华烟云》是林语堂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长篇英语小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该小说在海外拥有大量读者,对中国文化的传播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小说被翻译为多种语言在不同国家出版,国内也产生了多个译本。但是这些译本质量参差不齐,不能很好地体现原文的风貌,

(下转第55页)

